

21 士林官邸 名副其实的“总统官邸”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1950年上半年,可能是蒋介石有史以来最朝不保夕的时期,美国人明显不信任他,希望能把蒋介石赶出台湾,台独、托管之说频传;解放军可能解放台湾之说更是在民间流传。就在当年5月,宣布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由阳明山巅的草山行馆搬进山脚下的士林官邸。

蒋介石拒绝认输,但美国弃蒋心意不变,先是由国务卿艾奇逊声明:“美国政府并无使用军事力量以防卫台湾之意向,唯对台湾局势表示关切,并将继续予以援助。”甚至美国政府已商量对策,派杜勒斯访台,当面要求蒋介石下野,指出台湾地区应由联合国托管。

6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对台湾局势作了公开评估,认为台湾在7月15日前即可能遭到大陆方面的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涣散,台湾民心浮动。美国认为,大陆方面将于发动攻击数周之内顺利解放台湾,甚至美国还在评估发动政变要蒋介石下台的可能。

1950年6月25日,改变了蒋介石在台湾地区的命运。当天凌晨,蒋经国在长安东路寓所被吵醒,幕僚告诉他,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向38度线猛攻,展开两栖登陆抢滩。

蒋经国闻讯后先到“总统府”听取汇报,凌晨6点,再赶到士林官邸叫醒了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兴奋地在士林官邸连日召开紧急军政会议,除了宣布宵禁,台湾全面进入紧急应战状态。蒋介石还研判朝鲜战争起自苏联试图取得韩国战略地带,以确保其在亚洲大陆的安全,可能以后还有一连串的侵略行动。

为抵御苏联在亚洲势力的快速扩张,美国不可能再对东亚不管

不问。27日晚上8点,美国“驻台代办”师枢安向蒋介石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强调杜鲁门决定派遣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在朝鲜战争发生14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抵达台北访问,象征双方的军事互动再度升级。

虽然蒋介石早在29日就派顾维钧向美交涉,希望派遣最精锐的第五十二军(附第十三师)约32000人支援朝鲜战争,甚至麦克阿瑟也持赞同立场,却意外吃了闭门羹。杜鲁门认为国民党军缺乏现代化技术装备与战力,无法期待其协助扭转局势,甚至他在致蒋介石函件中称,“台湾未来地位应待太平洋区域安全恢复及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再予讨论,或由联合国予以考虑”,并要求蒋介石,“不得对大陆沿海发动攻击”。

杜鲁门企图通过第七舰队把海峡中立化,美国力主“台湾地位未定论”,另外还有先将台湾交给美国托管等说法,都让蒋介石无法忍受,他在日记中说,美国“视我一如殖民地之不若,痛辱至极”。

蒋介石决定坚守“反共抗俄与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愿以临时紧急措施为由,停止对大陆攻击,并由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已为一切有关国家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备忘录中所提之建议,应不改变开罗会议宣言的内容,亦不影响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批美国,“毒狠仇恨,毁蒋卖华”。

1950年7月,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动用地面部队协助韩国作战,出动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地区,并批准在台派驻两个中队战斗机,同时从冲绳岛向台湾运去不少武器装备,重新在军事与财政上援助蒋介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确定,“国府”偏安局面才初步稳定下来,也使蒋氏政权转危为安。蒋介石此后,一直到1975年与世长辞,整整在士林官邸度过了25个寒暑,此地不但是蒋介石与宋美龄长年居住处,也是名符其实的“总统官邸”。士林官邸有美丽的欧式花园、中国庭园,也有蒋介石夫妇做礼拜的“凯歌堂”。即便蒋介石辞世,宋美龄远渡重洋十余年,士林官邸的摆设一如当年,直到陈水扁出任台北市市长后才对外开放。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士林官邸会客室

33 买车票时钱包丢了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那位昆明的大叔打着哈欠对我说:“小丫头,你看什么好书,也讲给我听听吧。大叔我实在困得不行了。”

“大叔,您听这段说得好不好?”我读给他听:“要是有一个女人爱上了你,除非连你的灵魂也叫她占有了,不然她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女人是软弱的,所以她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统治欲望,不把你完全控制就不甘心。女人心胸狭隘,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东西非常反感。她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对于精神和理想非常妒忌。男人的灵魂在宇宙的最遥远的地方遨游,女人却想把它禁锢在家庭收支的账簿里……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晌儿地干这种事。”

“妈呀,说得太在理了,我老婆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什么书啊,都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大叔说。

我愤怒地看着他,郁闷。天一亮我就去厕所洗脸刷牙,又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回来的时候已经7点半了。我打开手机,上面显示我错过了6个电话,全是沥川的号码。

那位大叔也强提着精神,看今天的《人民日报》。

“丫头,再说点什么给大叔提提神吧。对了,你不是英文系的吗,给我念英文诗吧。”

我吓了一跳,看着他说:“大叔你也是个文化人啊!”

“看不出来吧。我还是会计呢。”“那我给您背首诗吧——张三李四满街走,

谁是你情郎?毡帽在头杖在手,草鞋穿一双。”

大叔笑得厉害了,说:“丫头你真神,能吟诗呢。你吟的是他

吧!”他指着我的背后。

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戴着帽子,拿着手杖,只是没穿草鞋。

大叔说:“哎,丫头,给大叔长长知识,那诗是谁写的?这么有情趣?听你说一遍我就记下了。下回我把它当段子说给人听。”

我还没张口,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莎士比亚。”

沥川。

看着沥川我觉得有些心虚。他穿着休闲服,戴着草帽,一副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的样子。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沥川虽严重残疾,但看上去总是那样光鲜,那么潇洒。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明知故问。他显然坐了今天的早班飞机。

“打你电话,你关机。”他冷冷地说,“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这两天你就睡这里?”他扫了一眼,四周乱糟糟的。

“打了几个盹而已。”我说,“排队比考试可是轻松多了。”

“你等着,我去给你买早饭。”他放下包,转身要走。

“哎哎,要不你替我排队,我去买。这里地形复杂。”我拦住他。

“要不我们一起去吃吧。”他走到在我前面排队的一位大嫂面前,请她替我照看一下。然后他拉着我,坐电梯到二楼,找了一家咖啡馆。

“如果你今天还是买不到票,就得听我的,坐飞机回去。”他板着脸说。

吃了早饭我们一起回到排队的地方。这一回终于轮到我了:“小姐,请给我一张到昆明的K471。”

“K471卖完了,只有T61,空调特快。”

“好吧,我要一张硬座。”

“没有硬座。有硬卧中铺,558块钱;软卧下铺,890块钱。”

我去掏钱包,一摸冷汗出来了。

“我的钱包!”我几乎要哭了,“我的钱包不见啦!”

沥川站在旁边,看着我,笑容中有报复的意味:“谢小姐,您是不是丢了钱包?”

“人家被偷啦!”我向他怒目而视。

他把我从队伍中拽出来,掏出手机拨号:“小丁吗?我是王沥川。我需要去昆明的来回机票。明天出发。”

“不是我,名字是谢小秋。谢谢的谢,大小的小,秋天的秋。身份证号?”

我报给他我的身份证号,他在电话中重复了一遍。

我们坐出租车回到学校,我拿银行卡重新取了钱,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和他一起回到龙泽花园。

在出租车上我就睡着了。到了龙泽花园,我勉强醒过来,被沥川拖进电梯,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倒在了床上。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